



## 儿时的年集

□作者:赵仕华

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犹如一条小鱼,在其中穿梭。尽管屡遭踩踏,母亲的呼唤声一声紧过一声,这却是儿时的我最期盼的日子,因为这是赶年集。

在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的时候,母亲总是满心欢喜地带我和哥哥去赶年集。那时候的年集,简直就像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境。母亲用她那有限的钞票,为我们买来了各种美味的小吃,还有新衣服、糖果、瓜子等等。她的目光里堆满了对我们的爱与期望,虽然手头并不富裕,但她总是尽力满足我们的每一个小愿望。

有一年赶年集,天空湛蓝,阳光明媚。母亲早早地起床,把我和哥哥叫醒。她已做好早饭,我和哥哥哪有心思吃东西?我们胡乱地扒拉了几口,便兴奋地跟着母亲走出了家门,向着热闹非凡的年集走去。

那时候的年集,集中在小镇政府前的一片空地上。那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位,有卖糖果的、卖鞭炮的、卖瓜子的、

卖玩具的……琳琅满目,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们边走边看,兴奋得不能自己。

我和哥哥的眼睛盯着卖糖果的地方。那里的糖果五颜六色,形状各异。橘瓣糖、玉米糖、西瓜糖等,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我们眼花缭乱,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好。母亲看着我们犹豫不决的样子,笑着说:“你们两个自己选吧,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”我们听了,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买了糖果,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改成了卖玩具的摊位。那里有泥人、木偶、风车、陀螺等各种各样的玩具,我和哥哥看得入了迷,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好。母亲看着我们喜欢的样子,又拿出了一些钱,让我们各自选一个最喜欢的玩具。我和哥哥都选了玩具枪,都想回去后玩游戏,肯定特拉风。

买了玩具,母亲带着我们去买瓜子。瓜子种类繁多,有五香的、原味的、椒盐的、蒜味的等等。母亲每样都买了一些。我和哥哥迫不及待地装满了上衣口袋,一边吃着,一边继续逛年集。

母亲又给我和哥哥买了新衣服,给父亲买了烟酒,她还买了菜油、酱油、香醋等。哥哥拉着我,紧紧跟在母亲后面,生怕消失在人群中,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逛累了,我和哥哥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。这时,母亲突然想起了一件事,她让我和哥哥坐着等她回来。说完,她便走向了不

远处的新华书店。

不一会儿,母亲便拿着两本小书回来了:“要过年了,给你们一人买本小人书。”那是两本《水浒传》的小人书,封面上画着宋江、林冲等梁山好汉的形象。我和哥哥心里暖暖的,马上翻看起来。

那一天,我们在年集上逛到很晚才回家。我和哥哥像两只快乐的小鸟,在集市里飞来飞去,心中满是欢喜和满足。回到家,尽管我们累得筋疲力尽,但内心却充满了喜悦和满足。每当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年集,我总会感慨万分,那些温馨而美好的记忆,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

一转眼,我已经离开小山村二十余年了。每逢过年的时候,我都会回到家乡,和父母一起过年。有时,也和母亲一起去赶年集。春节临近,我在大街上看到有小朋友拉着母亲的手,怯生生地打量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时,心里便充满了久违的感动。尽管如今的年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样热闹非凡,但那种浓浓的年味和亲情却依然让我感到无比温馨。那些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,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让我感到无比温馨。那些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,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

## 站在时光里的旧车站

□作者:李黄英

回老家过春节,路过镇上那个老旧的车站,它依然和从前一样,安静地站立在时光中,唱着一首首离别的歌。父亲送我外出求学时的情形,又穿越时光,重回到我的脑海。

15岁那年,我考上四川一所师范学校。离开家乡,去外地上学的那天,母亲将我的衣物和洗漱用品,连同她的牵挂与不舍,装进硕大的旅行包后,递给父亲,就转身忙起了家务。

父亲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,他将墨绿色的旅行包,甩到肩头扛着,就大步向前走。他的头微微仰着,喜悦像涟漪般在脸上扩散开。遇见认识的人,他就卸下肩头的旅行包,自豪地指着我说:“大女儿要去四川上学了。”叔叔阿姨们连忙送出称赞和祝福,父亲听了,脸上的喜悦又增厚了一层,笑容也更加灿烂了。

就这样,一路走走停停。到车站时,父亲还有些意犹未尽:“怎么这么快就到了?”那时候,我一心

盼着早点抵达,去感受都市的繁华气息,不能理解父亲的落寞。多年后想起那个瞬间,我才明白,父亲对我一番苦读终于有了回报感到高兴,为自己的付出有了价值而自豪,只是他还没有为这场急促的离别准备好,还多想陪我走一段路,多送一些祝福给我。

但车站就在眼前,父亲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离别即将到来这个现实。他迈着沉重的步伐,缓缓走向那个灰头土脸的车站。父亲给我买好车票,就在车辆回来回穿梭、搜寻着。发现了我坐的那班客车,父亲朝我招招手,就拉着扶手,跨了上去。他找好靠窗的位置,将旅行包塞在座位下,又小声叮嘱售票员几句,才转过头对我说:“在车上不要睡觉,拿好行李,到了学校打电话回来……”我点点头,朝父亲挥挥手:“爸,你回去吧!”

“好。”完成使命的父亲,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,声音轻轻、细细的,脸上早已没了送我出门时

的神采。他的身体,钉在原地没动,眼睛却牢牢看着我。看着他生怕一眨眼,我就被客车带走的紧张模样,我的鼻子一酸,扭头去看窗外。田野里绿油油的蔬菜,也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。

车,终于启动了,带着我向远方驶去。我偷偷回头,发现父亲正斜靠在车站的柱子上,揉被尘土迷了眼睛,阳光静静地趴在他的肩头。那个灰扑扑的车站,和父亲的身影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慢慢小了,远了……

我以为这幅离别的画面,持续到毕业就会结束。没想到,我离家去城里工作,它依然不时播放着。这一次次的离别,将父亲的背压弯了,头发也渐渐被风吹白了。那个小小的车站,也在时光的冲刷下,在日复一日离愁别绪的浸染下,褪去了原来的色彩,变得越来越旧了,老了。



腊味飘香 潘小平摄

## 家情

□作者:李黄英

父亲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,他将墨绿色的旅行包,甩到肩头扛着,就大步向前走。他的头微微仰着,喜悦像涟漪般在脸上扩散开。遇见认识的人,他就卸下肩头的旅行包,自豪地指着我说:“大女儿要去四川上学了。”叔叔阿姨们连忙送出称赞和祝福,父亲听了,脸上的喜悦又增厚了一层,笑容也更加灿烂了。

就这样,一路走走停停。到车站时,父亲还有些意犹未尽:“怎么这么快就到了?”那时候,我一心

## 邮寄来的年味儿

□作者:易英

不出意外,又收到了母亲给我邮寄来的一大箱红艳艳、油汪汪的腊肠。我宝贝似的抱在怀里,心里充满了对新年的希冀。可不是吗?这带着家乡味儿的土特产,沾着年味儿的烟火美食,不远万里来到我手里,最能慰藉我那颗不能回家过年的心了。

“年年腊月灌腊肠,挂起高高晒暖阳。”记得小时候,一到腊月,村里家家户户都要举行一场隆重的活动——灌腊肠。腊肠在我的家乡是过年必备的美食,它象征着团圆、幸福、繁荣和长寿,是我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年味符号。

在我家,灌腊肠通常是一家人集体出动。一大早,父亲就将肠衣翻洗干净,放到一边备用。母亲拿来肥瘦肉,仔细切成小块,再加入花椒、辣椒、白酒、盐、姜末等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是重头戏——灌肠,这是一件需要耐心与细心的活儿。奶奶教我们将肠衣口用特制的短竹筒翻出来,把拌好的肉一点一点塞进去,挤压结实,然后用麻绳一节一节系紧。最后,奶奶让我们用牙签在肠节上扎一些小孔。奶奶总说:“人要呼吸,肠也要呼吸,你不给它扎些孔,它闷着了,肉就不鲜了。”

做好的腊肠风干一个晚上,第二天就可以生上小火开始熏烤了。爷爷带着我们上山砍来松树枝放进火堆里,让松树的芳香通过烟雾渗透进肠衣里。接下来半个月,每天都要数次进出熏肠的小屋,悉心看顾火候。让腊肠在小火中慢慢熏烤,让美味在时间的酝酿下缓缓而成。

腊肠熏好,年也就来了。新做好的腊肠往往要在大年三十那天郑重地摆上餐

桌。那天所有的亲人到齐,大家欢聚一堂。熏好的腊肠油汪汪、亮晶晶,呈现出喜庆的绛红色。将它用清水煮熟,切片,摆上盘子就是一道好菜。

等到一盘盘美味都端上了桌,我们赶紧围桌而坐,拿起筷子心急火燎地等待长辈下筷。爷爷看着着急的我们,眯了眯眼睛。见长辈们都动了筷,我们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腊肠放进嘴里,一口下去,好吃得眯起了眼睛……不一会儿一盘便见了底,母亲赶紧张罗着再添一盘。一顿其乐融融的年夜饭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走向高潮……

后来,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成为了一名机场安检员。每年的春节都忙碌在工作岗位上,为那些急着回家的人提供安全保障。渐渐地,家乡的年味儿,那包裹着年味儿的腊肠就成了心中越来越盛的想念。有一年过年,实在忍不住,去买了几斤当地的腊肠。它们看起来色泽艳丽,皮薄馅厚,让人垂涎欲滴。然而等我一口咬下去,才发现味道寡淡,丝毫吃不出以前的那种麻辣鲜香,滋味绵长。

有一次,跟母亲打电话时,提到此事,没想到母亲记在了心里。自那以后,每年春节前夕,母亲都会给我邮寄一箱她亲手做好的腊肠。当这些充满家乡味道的腊肠在我的舌尖轻轻碰撞时,我仿佛又回到了和家人一起做腊肠、品尝腊肠的快乐时光。于是,那些独在异乡不能回家过年的遗憾便消散了许多。

虽然今年再一次不能回家过年,但有了这一箱充满着家乡年味儿的腊肠,我的心里暖暖的,浑身又充满了力量。



街头年味足 方华摄

## 过年盼儿归

□作者:吴婷芳

为了多挣点加班费,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我去年生了场大病,便越发想念起与亲人相处的时光。提前给远在老家的父亲打去电话,告诉他我回家过年。听到这话后,父亲显得尤为激动。他还再三嘱咐我买好车票要第一时间告诉他,他要亲自到城里接我。

第二天我在老家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,说我父亲逢人就说孩子要回来过年了,自家养的猪今年就不卖了,京果儿、芝麻玉带糕等我爱吃的零食要多买一点。听到这些,一股复杂的情绪在我的心间弥漫开来,我的眼角也溢出了泪水。

我赶紧点开手机,抢了张晚上回家的火车票。买得急,也没有抢到座票,不过能早点回家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上了火车就打电话告诉父亲,明天早上7点多能到市里的火车站。我再转中巴车回县里,估摸着上午9点左右就能抵达县里的汽车东站。

在中巴车拐进车站的那一刹那,我瞥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头戴护耳棉帽,身穿黑色厚棉袄,脚上还穿着老式的黑色棉鞋。许是在寒风里等了很久,他一边跺着脚,一边搓着手。估算着时间差不多了,他看了下手上老式的机械手表,就大步走到

出站口等我。

我下了车,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向出站口走去。还没到出口处,我那眼尖的父亲就向我招起了手。见我出了站,他忙接我手里拉着的大箱子。父亲怕箱子底下的车轮拉坏,硬是要拎着走。

坐公交回家的一路,父亲的话匣子是彻底打开了,便没完没了地讲了起来。他提到村子前面要建高铁站,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坐高铁回家了。不要这么辛苦,来回转车。说这些话时,他的双眼满含粲然笑意,犹如神奇的星光。

我到家后,父亲就让我回房间好好休息。他自己却愈发忙了起来。发面、炸肉丸、做鱼丸、做小菜。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。不过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孩子回来过年了,他是越忙碌,越开心。

等饭菜都做好了,父亲就喊我下楼吃饭。一桌子的饭菜,全都是我爱吃的。在外漂泊很多年,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的,已经好久没有坐下来,和父亲吃顿团圆饭了。父亲今天很高兴,还给自己倒了一盅酒。我们父女俩对坐着吃饭。我一抬头,发现父亲果真是老了。满头白发在微黄灯光的映衬下,白得刺眼,灼得我双眼有些辣

辣的疼。

“爸,你前些年都是怎么过年的?”我有些歉意地问道。

“你妈过世后,你又不回家。我都是简简单单应付的。今年你回来了,我们一起蒸点团子,蒸点馒头,灌点香肠。我晚点再去你二叔家拿几条青鱼回来,腌点咸鱼,到时你可以多带点回去。你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。”父亲笑着回答。

一时间我的心里有点泛酸,记得有首歌唱到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,家里的饭菜最香甜。”现在想来,我之前真的是错得离谱。总以为家里条件不好,多挣点钱,多给点父母,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就成。可是我却忽略了他们内心的需求,空了还是要多回家陪伴下老人啊!

